

名家随笔

江陵的古风

□ 樊星

江陵这个地名,因为李白那句“千里江陵一日还”而闻名古今。而且,这是多么富有画面感的地名:在滚滚长江边,有开阔的丘陵地带。又因为在汉字中,陵与墓常常连在一起(陵墓),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也恰好成为历朝许多古墓的风水宝地。在江陵的八岭山郁郁葱葱的森林中,有众多的楚墓群和明藩王墓群,其中就有曾经称雄一时的楚庄王墓和明辽王墓。楚庄王“一飞冲天”“问鼎中原”的故事充分展示的楚人之狂(正所谓“楚狂人”),早已为人熟知了,而明辽简王朱植从北方改封荆州,也与那段靖难之役的动荡故事有关: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继位,曾有借朱植之力制衡野心勃勃的燕王朱棣(也是建文帝的叔叔)的谋划。不想朱棣后来凭武力夺了皇位,朱植当然受到冷落,因此被贬到荆州。他经此劫后低调处世,移情诗文,终老江陵。在宁静的辽王墓前,我忽然想到了明朝大兴土木修建的武当山,还有钟祥气势恢宏的明显陵,二者都是名列“世界文化遗产”的钟灵毓秀之地。其中,八岭山距离明显陵八十公里,距离武当山三百多公里。三处明朝文化遗产彼此守望,其中有多少历史的玄机、命运的安排!再威武赫赫的王朝,也免不了争权夺利的悲剧;再高贵的身份,也经不住无可奈何花落去的风景摧残。

江陵还有马山楚墓群。其中一号汉墓中出土了大量保存基本完好的罕见的楚国丝织品,引得古代服饰专家沈从文先生见后也激动得跪了下来!还有凤凰山汉墓中出土的西汉县官遂少言保存完好的男尸,与长沙马王堆汉墓中保存完好的长沙国丞相利仓之妻辛追一起,创造了考古史上保存遗体的惊世奇迹,那神秘的防腐剂至今难以破解。也还是在江陵,望山楚墓中居然出土了越王勾践剑,两千年深埋也没有夺去其闪闪寒光,依然锋利无比,其高超的制造工艺至今令人赞叹,而且难以复制。连同越剑的宝剑为什么会出现楚墓中,也成了不解之谜。这些深埋在历史深处的国宝文物,弥漫着深不可测的神秘氛围,隐隐昭示着江陵历史的厚重与神奇。那些不知道还藏有多少秘密的古墓群,连同唐代诗人岑参的故乡岑河镇,还有荆州城内的明朝名臣张居正的故居,加上郝穴镇长江边那尊气势威严、逼视着滔滔江水的清代铁牛,都散发出浓郁的文化气息,引人入胜。其中的铁牛,就很有来历。按五行学说,牛属土,土克水(如“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之祝),因此能镇住蛟龙。尽管遇上洪水泛滥时,铁牛也不能不望洋兴叹,可围绕着铁牛的种种传说,还是足以勾起思绪万千:土能克水,为什么历史上仍有那么多的洪涝灾害?水灾频仍,可又何曾室息过人们治水的梦想?从大禹、孙叔敖、李冰父子、郑国的业绩一直到现代的李仪祉、当代的黄河万里的殚精竭虑,都没有灰心丧气过,也都一直在奋力拼搏。同时,“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的俗语不也是代代相传不绝于耳吗?就连三峡工程完成以后,水患得到了根本性的控制,不是仍然产生出许多始料未及的难题吗?……铁牛就这样为这座小镇增添了传奇色彩,也为江陵再添一处古迹。这尊铁牛还使我想起山西永济(那里有鹳雀楼,有《西厢记》故事的发生地普救寺)黄河边上的唐代黄河铁牛,那也是历代饱经水患的百姓梦想所寄。

放眼望去,江陵的山山水水,都因为那些星罗棋布的古墓群以及令人惊喜的考古新发现而平添了悠远的沧桑感。江陵因此充满诱人的神秘。富饶辽阔的江汉平原曾是楚国的腹地。洪水肆虐过,战火燃烧过,到如今,人们解决了温饱问题后,展开了保护古史、发掘文化遗产业的事业,颇待的捷报不断填补着历史的空白,也拓展着时代的视野。

当然不会忘记熊家冢。那里距离荆州古城不过四十多公里。仅规模恢宏的车马坑就长134米,宽23米,气势直追西安秦始皇兵马俑的车马坑。加上众多殉葬墓和大量精美文物的重见天日,一派王家气象惹人遐想(至于哪位楚王,仍有待后续的发掘与揭晓)。这一带楚国故地不知道还有多少神秘有待揭晓。楚国的故都郢,就位于荆州城以北八公里的纪南城。楚国历史上曾有二十个王在此生活过,历时四百年,占楚国八百年历史的一半。众多的楚墓中埋藏了多少慷慨悲歌与绝望浩叹、英雄豪杰与昏君佞臣!从楚庄王称霸、孙叔敖治水、屈原赋骚、春申君黄歇叱咤风云,影响直达吴越之地,伍子胥逃难到姑苏,励精图治直至复仇成功,这些楚人的杰出代表都以出众的才

人在旅途

在肇庆捡一块石头

□ 何爱萍

相比北方盛开明媚的春天,南方的春天更为阴柔清凉。正是在这种强烈的对比下,我们在北岭山下的集合地,见到了热情的书友一行。我们在交谈等待时“大岭砚桥”的大门也随之开启。美轮美奂的砚石精品徐徐向我们涌来,饱含了对传承的膜拜、对珍品的惊叹、对修得的尊重、对他者的友善,海量的感受席卷而来。雨帘低垂,檐桥之下,天下访客倚门细语,驻足廊下,未达庭院,便已心灵相连。对陌生的超越和对人心的连接,也许正是桥廊主人梁弘健先生付诸前庭的意志。

千种风情汇成西江秀美,问鼎江山。百家砚铺组成中国砚都,名扬世界。作为一个有幸触摸过端砚极品的访客,我已经知道什么是“老坑鱼脑冻”“冻上火捺”“冻上眼”“蕉叶白”“冰纹”“玫瑰紫”“金丝银线”……这些不知疲倦的注解与创意,多像一个文艺人的觉知之路。在造型各异的砚台里,总有一种形态与受众的喜好叠加,成为伏案的静定,成为精进的决心。

一下午的时间,在砚的前生后世里沉迷。在肇庆,还有河鲜的约定。天色渐晚,春风摇曳,在茉莉花开的街角是当地最有名的河鲜餐厅。在当地文学爱好者的亲切会面中,我们像模像样地享受了一顿河鲜大餐,吃了清蒸的、油焖的、水煮的,再吃姜炒的,又喝掉一瓶好酒之后,我们才在微醺的满足里安心地挥手。这样,接下来的行程便直奔清和堂书院。也只有琴棋书画、舞文弄墨的夜晚,才配得上雅集中书画堆叠、芳华尽显的情趣与欢愉。全程摄影师朋友热情取景,也为事后的回味提供了充足的影像呈现。

经过一夜的休整,奔赴而来的疲惫和温暖的体验酝酿成一种更为浓厚的吸引。早餐的时间,有砚台爱好者加入,为我们接下来的行程又增一分学识的滋养。初入鼎湖山,候车的流光里便有“此去菩提境,当持清静心”的悉心点化。在雨时雨晴的催化下,我们免去了攀爬的辛苦,搭车直达精华名胜。柳永在“此去经

情谱写出楚文化的辉煌篇章……而他们命运的跌宕起伏,又多么像有涨有落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楚人性情峻急,率真热烈,祭起神来感动天地,打起仗来山呼海啸,请起客来咋咋呼呼,说起话来也高声大气,行事全无温柔敦厚之风,也常常因为冲动失算而叹息、怒吼、呼天抢地。也就为此,上演过多少大起大落的英雄壮剧——从楚国八百年的熊熊烈火到清末湘军的崛起,再到辛亥革命的爆发、大革命的慷慨悲歌……而荆州不也有许许多多“洪湖赤卫队”的壮歌和“跟着贺龙闹革命”的故事吗?江汉平原,水网密布。按说这里的民风也应该如水一般柔情万种,可事实上,无论是抗洪,还是打仗,做生意,这里的人们都热烈、强悍、风风火火、至情至性。这就是“楚魂”吧!常言道:“荆楚饶劲士,吴越多秀民”。同为草长莺飞的鱼米之乡,荆楚常遭洪灾,人们在抗洪中历练出强悍的意志;而吴越并无洪水大患,因此民风也比较柔慧吧(尽管浙东民风也以粗犷坚韧著称,如“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这也许是两地民风不同的奥秘所在吧!

江陵在古代是一片广阔的天地。李白那句“千里江陵一日还”中的“江陵”指的就是古荆州。当时,他为什么不在宜昌下船而是到了江陵?是不是因为这里离他在安陆的家更近?而沙市的青莲巷相传正是李白住过的地方。那可能正好是他来到江陵的落脚地?不管是不是,“千里江陵一日还”为江陵作了最好的广告,就如同崔颢的诗《黄鹤楼》为黄鹤楼作了千古广告、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为岳阳楼作了最好的广告一样。其实,江陵县城也一直是荆州古城的别称,一直到1990年代末,才因为区划调整迁至郝穴。世事沧桑,区划多变。可这片土地上的山水、古迹、乡音、民风却没有多大的变化。厚重的荆州古城墙,高九米,周长十多公里,建于明清,至今保存完好,堪称奇迹。荆州古城墙因此与其他保存完好的城墙,如西安、山西平遥、安徽徽州、四川阆中和云南丽江等地的古城墙一起,成为国内现有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墙,同时也是旅游的闪亮名片。登上古城墙,可以眺望城内的古文庙,那里至今屹立着古朴的棖星门和气势不凡的大殿。紧邻西北城墙不远,可以看到建于明代的太晖观。那风格古朴的道观中,也曾留下了一段动荡的历史悲剧:明初朱元璋十二子、湘献王朱柏在此建造王宫,规模宏大,“雄甲荆楚”,却因石柱上雕刻有盘龙,被人告发有僭越之罪。建文帝派人前来问罪,朱柏急忙改王宫为道观。却最终因难以自证清白而被迫举家自焚。他的梦想和自焚都堪称狂放,可与楚庄王“问鼎中原”、屈原“问天”、伍子胥鞭楚平王之尸、申包胥哭秦廷七天七夜、张居正改革引发反对派群起反攻一起,成为“楚狂人”的证明,尽管,他的祖籍是安徽凤阳。正因为他在楚地生活了一段时间,也就赋有了楚风之狂吧!而在王宫改道观的轶事中,也体现出朱柏笃信道教的情怀。在这一点上,他和朱棣、朱厚熜信仰相同。可他也许不会想到,一怒之下的自焚,也会一直为人铭记,令人感叹。

到了荆州城南门,还可以看到一座关帝庙。那里据说是关羽镇守荆州时的府邸故址,“威震华夏”“忠义千秋”的匾额令人联想起关羽也曾有过的英雄事迹,由此还可以想到离此地一百多公里的当阳玉泉山“汉云长显圣处”的石碑(据说那是最早纪念关羽之地),而当阳长坂坡也正是当年赵子龙大战曹军、张飞怒喝断桥的故地。距离长坂坡不远的麦城还是关羽败走、落难之地。就这样,文庙与关帝庙、太晖观彼此遥遥相望,都在古城墙的怀抱中和谐共处;而荆州城与当阳古战场的隔空相守,默默呼应。更有那一条条四通八达的青石板路,温湿地联通起一条条古街、一个个小巷,安静得如同梦境,恍然间令人想起刘禹锡那首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这便是江陵。这便是荆州。两个古朴又典雅的地名重合在一起,在浩荡的江风中,可以唤起多么悠远的沧桑之思……

(樊星,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世纪末文化思潮》等,在《文学评论》《文艺评论》等刊物上发表论文百余篇。系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理事、武汉作家协会副主席。)

年,应是良辰好景虚设”的感叹里告诉后人,当下是稍纵即逝的,和相谈甚欢的人在一起,遇到好心情、好风景,这样的饱满便是最真实的当下。

宝鼎之下人山人海,莘莘学子虔诚以求。其实,人都是脆弱的,都需要一点信念的支撑和依靠。同行的人都有过这种生命,也经历过,只是这样的志忑与期待已不再是他们感受的过去,凭栏的释然和远眺的探索成为中年新的基调。拾级而下,红尘渐远,天穹隐退、银河清泉,沿幽溪飘。摩崖石刻更是忙得不亦乐乎,从唐代到清代,从民国到当代,记录着历代官员的巡视或文人的感怀,是天溪的另一种风景。行到梁高岳题字“能移我情”处,我与友人都发出了不同的感慨。友人笑对山河:“自由无价,绝不交出”。而我的理解是,古木的久远和山谷的幽闭构成一个修养生息的空间,本就给人类一个从凡俗角色中解脱的机会,在一程的相遇和想像中涤荡自己、放空自己、重构自己,然后在下一个路口,轻灵地回复到现实的生活。

船过西江,“千夫挽纆,百夫运斤,篝火下艇,以出斯珍”的情境尽在眼前。紫云谷的抵达,有人以为是静心的沉淀,有人以为是养生的修行,而这一程的糜从,最深的心愿是对“踏天磨刀削荆云”的还原。正如引导所言,在天地洪荒之后,接下来的行程是低头沉浸脚下的时光。溪下的石板是端砚,巨硕的山崖之上也是端砚,跨越而过的小路是端砚,清泉瀑布下是端砚,连甜品店的桌角也是端砚,随处可见的砚石便是肇庆最具盛名的美。行至风雨桥,有人提议就此折返回程。至于未到过的远方,未唤醒的未知,暂且安放在那里。

鼎湖有这么多的砚石,微风细雨也为他们赞颂。吃过了山水豆腐花,还要默默捡一块石头放在口袋,然后坐在湖水与青山之间,请砚石专家仔仔细细地鉴别。我们欣喜于这里的一切,砚石把紫云谷变成魔幻的世界,惊叹并且好奇,快乐而又有趣。



千里江陵一日还。

诗意荆州

荆州吟

□ 卢钟绪

滔滔荆江水,九曲围江城。
南国遗完璧,媲美长安城。
一部《三国》史,半部载其名。
关羽镇荆州,遗迹遍古城。
纪南楚都郢,屈子《离骚》成。
诗人汨罗故,端午祭忠魂。
令尹孙叔敖,庄王股肱臣。
春秋五霸主,贤相辅弼成。
明代张居正,湖广荆州生。
内阁居首辅,千古顾命臣。
三袁公安派,一门三进士。
文章载青史,故楼今尚存。
诗仙与诗圣,名篇誉江陵。
唐肃边塞诗,四大教参尊。
楚地多才俊,传承华夏风。
三道道不尽,璀璨若星辰。
我今吟荆州,群英兴古城。
荆北并沙北,市容日新月异。
古城复古样,穿越到明清。
九老仙都建,楚韵荆街成。
银燕长空舞,高铁穿城过。
蔚蓝天穹下,屹立荆州城。

一个字,写一生

□ 陈桂珍

一句话很轻很轻
吐出它空气都不曾震动
一个字很重很重
需要认真地写上一生

就像小时候 描红
写一笔
停一停
回头看一看
再修正修正

我怕写不好
辜负了纸的白
墨的黑
辜负了光阴和深情

南瓜,冬瓜

□ 廖日春

我喜欢南瓜的表里如一
内外红润,每一瓣都墩实
在圆大又具高山峡谷的风韵
我也喜欢冬瓜的直来直去
一身修长,一清二白的风骨
没有虚伪,皎洁的内心与岁月同在一心一意,没有花肠
不管现在,过去,还是千年
和南瓜一样留存
在田野里
只有风懂得,土壤懂得
老农懂得它们的本性
他们用粗糙的手精细为你搭棚立架
护佑南瓜冬瓜长长的或圆圆的
那一情情怀

立夏如立志

□ 王传顺

熏风的抚摆和蛙鸣的微暑
都在耳廓遇见。泄漏的樱桃之味
被鸟类传播,更多的会被掩埋
在一堆紫红的香尘
之中

而,试着敲开梅子的黄色
每敲一次,会加一把温度的力气
笔,用勤奋催促走在字里行间的晨暮
而在香尘中的果核,就是那几个
文学家传承宗接代的姓氏

那被传播出去的酸甜,在春的尽头
变成故事后,又
开始发芽,犹如再生的
新生活成长。尽管作品的品相各异
但眼睛的浅尝里
都回味着浓浓的美好

立夏如立志。在暗地里
起誓,要让民歌
更伉俪,要让人间更丰腴

生活感悟

一本日记,半生温暖

□ 院杨霞

夜幕降临,我就着台灯温暖的灯光,翻开了桌上的日记。在日记中,我与过去的自己对话,与远方的朋友交流,与未曾谋面的读者分享。每一笔、每一划,都是心灵深处的情感流淌。在这寂静的夜里,它们是我心灵的慰藉,是我在孤独时刻的温暖怀抱。

日记,岂止陪伴了我,穿越到800多年前,也陪伴着南宋诗人陆游。尽管晴空万里,但陆游已洞察政坛的黑暗。选择入蜀,成了他逃避现实、寻求心灵慰藉的出路。在旅途中,他轻抚日记本,记录下当天的所见所感:“听闻此地溪水甘甜,适宜养鱼。尝试品尝,果然清爽怡人。溪水丰饶,鱼群自然繁盛,此言非虚。”那一刻,陆游心中的苦闷被溪水的甜美一点点稀释,所有忧愁尽被冲刷而去。宦海沉浮、怀才不遇、生活困窘、孤独寂寞,这些困扰着他的难题,都在笔墨间得到了化解。看到陆游的豁达与坚韧,我亦深感安慰。

日记不只可以记录人生的风风雨雨,“芝麻绿豆”同样带着力量。鲁迅,这位文学巨匠,以文字震撼国人心灵,也与世界对话。而日记,是他与自己对话的秘密角落,是真实情感的流露。他的《马上日记》以坦诚和果断书写生活琐事,并将此转化成了力量的源泉。对我而言,写作同样具有治愈的力量。每当难过时,我也会以文字与古人对话,与鲁迅这样的文学巨匠心灵相通。他的孤寂与思乡,我的愁思与困扰,都在笔下得到释放。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面对生活的诸般苦楚,而写作,正是那最温柔的疗愈,它让我们在难过时找到依靠,重新找回生活的色彩。

再大的人物也需要在文字中寻求力量,再小的角色也能从纸页间看到希望。多年来,父亲笔耕不辍,字字句句流露出他的喜怒哀乐。每当新一年的日记被整齐地放入书柜,他脸上总是洋溢着满足的微笑,这令我深感敬佩。前年,父亲病重,虽不能提笔,却能从日记中重温过往,与过去的自己对话。那二十几本厚厚的日记,如同一个坚韧的灵魂,陪伴他走过泥泞坎坷。日记里的每一个字,都是他与生命的对话,更是他在病痛中最大的安慰。

岁月悠长,这日记,古人写着,现代人也写着,写不尽风霜雨雪,道不完人生苦短。但放下笔的那一刻,便看到了希望。

世间美食有酸甜苦辣,或叫人心向往之,或叫人敬而远之。但在外公看来,只要乐观处世,餐餐都可以是玉盘丝莼一般的饕餮,道道都可以是人间至味。

一次,妈妈买来些甜食点心,外公拿去后竟偷偷偷进了自己的柜子里。妈妈欲让他拿出来,他笑嘻嘻地说:“我把年纪,好的坏的都走了一遭,现在吃是我唯一的念想。”妈妈只好依了他。他转头拿出那些甜食,坐在阳台的摇椅上吃起来。外公轻轻拈起一块曲奇送到嘴边,一口咬下去,酥脆的外皮与柔软的内馅在口中碰撞交融,他的嘴角漾起微笑,他沉醉在黄油香气中,仿若一个孩童般满足。不一会,外公就有点心扫荡一空,在甜蜜的回味中打起了盹。外公嗜甜如命,人生步入暮年,却非常乐观,活在当下,更懂得享受当下的生活。

外公对甜点如此,对正餐更是亦然。有天我去探望外公,午饭时他又在吃最爱的红烧肉,只见他操起一块肉,转动筷子裹满酱汁,放入口中,微闭眼睛感受唇齿摩挲,绵密与弹嫩交织成嘴里的甜。我边看边挑出肥肉扔在一旁,外公却不紧不慢,笑着将肥肉捡回自己碗里,就着米饭吃得津津有味。他挑出一块肉说:“囡囡,你看这块肉,有肥有瘦。但肥瘦都是肉,有肉吃就是福,就该多吃。酸甜苦辣,各有千秋。”外公在贪吃中品尝生活的个个韵味,在柴米油盐中乐观处世,享受百态。

这份乐观在年复一年中依然如故。外公的生日夜,他戴着生日帽,在家人齐声欢唱的第九十个生日歌中许愿。暖黄的烛光轻轻摇曳,衬得外公身上的红毛衣仿佛一团燃烧的火焰。“呼”的一声,外公吹灭蜡烛,在掌声和欢呼声中给自己切了一大块蛋糕。外公也舀起一大块蛋糕分给我,说:“今年的蛋糕吃得越多,来年过的也就越甜。我们都多吃一点,一定能越过越好。”他嘴角沾着奶油,像老人的胡子,眉眼弯弯,与我记忆中的笑靥渐渐重叠。话音刚落,他双手合十再次许愿,口中念念有词,皆是对未来美好的祝愿。外公在吹蜡烛前许愿向百岁进发,期盼着下一个蛋糕的甜,等饱餐后又再次许愿,希望亲人健康快乐。虽已至耄耋之年,外公仍是生活虔诚乐观的信徒,心中盛满对未来的期望。

外公在一日三餐中吃出了乐观的人生哲学,在人生道路上孜孜不息,尝今日之欢,赴明日之月。

那年到北京十三陵旅游。一走进长陵的掖恩殿,导游用鼻子深吸一口气,转身问大家:“闻见香气了吗?”随后指着殿里的一个个粗大的柱子娓娓道来:“这些都是金丝楠木制作的,金丝楠木是有香味的,常闻其香味,能静心安神。而且这香味越久越醇厚。然而金丝楠木的香味,只有长出金丝才能散发出来,要长出金丝,则需要六七十甚至上百年的时间。金丝楠木为什么珍贵,就是因为它大器晚成。”我深吸一口气,果然一股淡淡的幽香沁入肺腑,顿时神清气爽。

猛然想起那天去江边拍雪景。因为来晚了,担心光线不足,我匆忙爬上江堤。忽见西面射来一道金闪闪的霞光。我驻足望,只见一轮橘红色的落日悬挂天边,霞光四射。被白雪覆盖的江堤和波光粼粼的江水,像撒了一层夺目的金粉,炫耀似地闪着莹莹的光芒。白雪、金色的江水、绿色的防护林,组成了一幅绚丽的图画,让人看了莫名的心情愉悦。太阳在被黑夜吞噬前,还能上演一幕视觉盛宴。人生也一样,永远没有太晚的开始。

《大森林的小木屋》的作者劳拉·英格尔斯·怀尔德是在大草原长大的,她喜欢这里的一花一木。女儿就鼓励她,把热爱的一切都写下来,让更多的人看到。于是她这才鼓起勇气拿起了笔。在65岁时,终于完成了《大森林的小木屋》一书。虽没有华丽的词藻,曲折的情节,但那林间跳动的小松鼠、梅花鹿、潺潺的流水、皑皑的白雪,却让无数小朋友为之痴迷,成为了世界儿童经典名著。即使生命过半,前方仍有朝阳。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这句诗用来形容饶平如老先生再合适不过。在他87岁时,与他相伴60年的妻子美棠病逝。在闭门悲泣数月后,从没有接触过绘画的他,拿起了画笔。把留存时光中和妻子的美好回忆,还原成一幅幅手绘画。从初见美棠临窗画眉,到两人喜结连理,直到美棠离世前恋恋不舍的最后一滴眼泪。他用200多幅手绘画,隔着时空向亡妻诉说无限的思念。尽管进入暮年的饶平如名不见经传。但他和美棠的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爱情故事却治愈了无数人。

夕阳无限好!是啊,夕阳的美没有边界,因为蕴藏着无限的光和希望。

□ 徐素环